



若有所思>>>

## 回家

□李文海

喝了腊八粥,年味儿也就越来越浓,铺天盖地地在时空弥漫着。回家的愿望,在心中一旦萌了芽,便开始疯长。于是,我老是做这样的梦:终于回家了!眼看就到村边了,已经看到田里正俯身劳作的父母,猛然间,才发现自己两手空空……

看来,真该回家了。  
回家,是长长思念的终成正果,是心底多日情感引力的梦想成真。

离乡进城后,虽早已娶妻生子,有了自己的小窝,可20多年过去了,总觉得这70多平方米的房子不是家,充其量,也就是驻城办事处。所以,一到年近的时候,就恨不得插翅飞回家去。有这种想法的何止我一个?离春节还有七八天,家在外地的同事们已魂不守舍,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。老板总是摇着头苦笑着:人心都散了,队伍不好带啊。

能回家了,自然是归心似箭。君不见,当年李白回家时,可是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;老外亦不例外,看看英语吧,说去学校,是“go to school”,可说回家则是“go home”,短语中间的小品词“to”都省略了,约定俗成中,足见回家者似箭的归心。可快到家了,泪水又蒙眛了双眼,不只是激动,更有近乡情怯。不说沧海桑田,最起码也物是人非。闭了眼,心里暗想着,离家时正值壮年的伯伯叔叔、大娘大婶们,此时恐怕也“尘满面,鬓如霜”了吧。村里满地疯跑着玩耍的孩子,自己没一个面熟的,更别说叫出名字了。握住长辈们粗糙而温暖的手,他们一定会笑着说,孩子们长得像小树一样快,有他们催逼着,俺们咋能不老呢?内心里,自然有种心满意足的幸福。

进了村,见了同学,需定睛细看,才依稀看得出当年的模样,接着大声喊,大声笑,恨不得抱起来转三圈儿。记得大家上小学时,用嫩嫩的声音互相叫着名字,杂糅着雨后亮亮的阳光。记忆里,直到现在,那种声音还是那样的新鲜,仿佛刚在耳边响过。虽然沧桑布满脸庞,可说起收入,聊起生活,张张沧桑的脸却霎时又满是幸福。看着他们的生活并不比城里人差,有的甚至还好些,我不但欣慰,而且羡慕。

到了家,父母对自己像是对外人,更对尚年幼的孩子,这个忙不让帮,恐干不好;那点活不让干,怕身上给弄脏了。村里的新闻、旧闻都被母亲一股脑儿翻出来了,边说边忙手中活,两不误。而自己,恰成了听众和看客。什么都可以看,最不忍看的是,父母头上已添的白发和渐渐弯下去的脊梁。吃饭时,母亲总把我的碗盛满成圆锥形,生怕自己的孩子吃不饱。孩子,无论多大年龄,在父母眼里,总是孩子。大年初一,总想着早点起床放鞭炮,谁知,父母起来得更早。他们听见远处第一家鞭炮一响就起来了,他们倒高兴得像孩子!尽管天还黑着,可他们说,上了年纪睡少啊。我知道,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,他们在祈祷新的一年全家安稳幸福。

在家的时间总是短暂的,该走了,该回到自己的天地了。带走的,是思念,那是父母的;留下的,也是思念,那是儿女的。在彼此渐远渐浓的思念里,期待着的,是再一次回家。

夕花朝拾>>>



打开门我一下子愣住了,公公扛着一个大袋子站在门外,头上上落了一层雪。

人在旅途>>>



我是个“剩男”,而且属于资深“剩男”,一到过年,就到了我最头疼的时候。

笔走偏锋>>>



年是快乐的代名词,是个让人念的字眼儿,是和好吃好喝好玩好乐联系起来的。

## 那年除夕

□雷媛媛

与老公结婚后,我们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小家。公公婆婆住在农村的老房子里,日子过得冷清。每年过年的时候,婆婆的几个儿子都会带着爱人和孩子回家过年。清静一年的老家就会热闹起来,那是公公婆婆一年里最高兴的时候。

一家老老少少10多口人生活在一起,平时空落的老屋就拥挤起来。我是个喜欢安静的人,不习惯这么多人生活在一起,回老家过年渐渐成了让我头疼的事情。

那年临近除夕,下了一场大雪。我借口下雪路上不安全,孩子小坐车太冷,努力说服老公不回老家过年。婆婆在电话里听到我们不回去过年很失望,我心里也感到很愧疚。可是待在暖和舒适的小家里,看着窗外的寒风刮着雪花,想到老家拥挤的屋子和吵闹的孩子们,我还是硬着心肠留在城里过年。

除夕那天,我早早收拾好了屋子,包好了饺子。

中午吃饭的时候,响起了敲门声。打开门我一下子愣住了,公公扛着一个大袋子站在门外,头上上落了一层雪。公公把袋子放在客厅,说:“你妈让我给你们送些吃的。”他掏出一个红包塞给孙子:“你不能回家过年,爷爷提前发给你压岁钱。”然后公公就急急地走了,说是怕赶不上最后一趟班车。

公公刚走,婆婆的电话就来了:“路上不安全,你们就别回来了。我让你爸给你们送了些吃的,有你喜欢吃的豆沙包,自家炸的油条、炒的花生。怕你包不好饺子,我包了些放在院子里冻了装在袋子里给你带去了。你哥哥嫂子都回来了,家里你们就别操心了,等天晴你们再回来吧……”放下电话,看着地上的大袋子,我心里暖暖的,鼻子酸酸的。

那年除夕以后,每年我都回老家过年。

## “剩男”愁过年

□笑笑嘛

春节一天天临近,眼看别人都忙活着准备过年,我却发愁得要命。因为,我是个“剩男”,而且属于资深“剩男”,一到过年,就到了我最头疼的时候。

寻常日子倒也罢了,我独自在外,“一人吃饱,全家不饥”,父母的唠叨、朋友的关心,都对我鞭长莫及,日子过得还算逍遥。可过年就不行,我总得回家,总得见亲戚朋友,这时候,我的个人问题就变成了他们共同关心的焦点、热点问题。

父母一年到头牵挂着我的婚姻大事,好不容易抓住了我在他们眼前晃的机会,自然不会轻易放过,三句话不离催促我快找对象、快点结婚、快生孩子的主题。也难怪,虽然家中有哥姐的孩子在他们膝下承欢,但只要我的婚姻问题悬而未决,他们的心就不会放下。作为他们的孩子,我的幸福永远是他们心中的牵挂!

除了父母和哥哥的叮咛,我还得承受来自家中小辈孩子们的“帮扶教育”。现在的孩子鬼精灵,几乎没有他们不明白的事情。父母三天两头地唠叨,那些说辞很快便让孩子们学会了,且还被上纲上线。这边小外甥板着脸说:“小舅,你

看外婆的头发都被你愁白了,你还不结婚!”那边侄子老练地教导我:“别再挑拣了,找个能过日子的就行了!”真叫我哭笑不得。

为避免被更多的人关注,我过年回家后一般采取“猫”的战略,躲在家里上网、看电视,尽量不抛头露面。可和多年不见的同学聚会,我不能不去,不然他们还不知道怎样声讨我。去了,看着别人出双入对、挈妇将雏,探讨着有关孩子的话题,真够让我尴尬了。酒桌上,只要有人提起我的婚姻大事,立马会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,议论得我直想往桌底下钻。

为实现年底“夫妻双双把家还”的目标,我年初便立下誓言,一定要在年内解决个人终身大事,哪怕“闪婚”也没关系。于是,相亲见面、参加交友派对,几乎成为我业余的唯一活动。可惜缘分始终未到,到年底了,仍连个女友都没捞到。

网上有人号召“租个女友回家过年”,看来,像我这样发愁过年的“剩男”真不少。不过,我可没胆量“租女友”。过年回家,只有准备好继续接受父母家人、亲戚朋友的关心和训导了,谁让自己还是个“剩男”,劳他们费心牵挂呢!

## 怕年

□孔丙己

“怕年”。我怕,很多人都怕。这样一想,真不是滋味,“年”曾经是一个多么温馨、多么甜美的字眼儿。在童年的记忆中,年是快乐的代名词,是个让人念的字眼儿,是和好吃好喝好玩好乐联系起来的。

可是现在却怕起来。怕迎送去,怕礼尚往来,怕给长辈拜年,怕给晚辈压岁,怕给朋友送礼,怕倒不只因为钱,更因为累,因为腻。如果花钱买来的是轻松、快乐,倒也可以,可偏偏买来的是疲惫,是空虚。

不过细想想,这也并不奇怪,“怕年”正是一种“回归自然”、“返璞归真”,人们本来就是“怕年”的。

如果你知道“年”的来历,就会知道“年”本是一个怪兽、一个妖魔。人们燃放爆竹,就是因为惧

怕“年”,就是为了驱走“年”。“过年”就是因为怕“年”而赶“年”。所以,既然“年”本来就是可怕的,怕“年”本来就是自然的,便要以自然之心、平淡之心待之。只不过,后来人们对年习惯了,便感到亲切了,也找到驱走烦恼、迎来快乐的方式,过年便成了高兴的事。

又是这么多年过去了,时代在发展,“年”也在变化,所谓“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”,反之“魔高一尺,道高一丈”,矛盾本来便在不断发展中,“切磋”并融合。

既然年在变,人过年的心态和方式也在变,也在更新。从这个角度说,过年就像杀毒软件,病毒不断更新,杀毒软件也该不断更新,否则病毒便变得更可怕。

过年也是这个道理。